

三
風

三 風

真 理 社 出 版

中華民國卅十四年十一月

定 價 五 圓

目次

一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
二	黨八股的八大罪狀……………	毛澤東	(二二)
三	關於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問題的闡明……………	康生	(二四)
四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		(三〇)
五	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毛澤東	(三六)
六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四〇)
七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四八)
八	「農村調查」序……………	毛澤東	(五二)
九	「聯共黨史」結束語……………		(五六)
十	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條件……………	斯大林	(七二)
十一	論共產黨員修養(第二章第二・三・四・九節)……………	劉少奇	(七五)
十二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陳雲	(一一七)

十三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毛澤東	(一三五)
十四	宣傳指南：中共中央宣傳部編	(一四一)
十五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議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一四九)
十六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斯大林 (一五四)
十七	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一六〇)
十八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斯大林 (一六四)
十九	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季米特洛夫 (一六七)
二十	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	(一七七)
二十一	怎樣研究中宣部四月三號的決定	(一八一)
二十二	中共中央宣傳部通知增加討論整頓三風四文件	(一八七)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二月一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因爲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徹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綫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爲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麼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說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正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些幾樣東西，有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見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逆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的工作，我們黨校也要作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

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麼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他是反對馬列主義的，他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

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的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必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的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

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罷！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者，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他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擔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假定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麼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

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規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份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份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份子，就很光榮，但在昨天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份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能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份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

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份子，就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较完全的知識份子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鬭爭與階級鬭爭的經驗造成的理論，我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得到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釜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調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是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釜比較起，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要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有讀死書，那麼只要字學得三五千字，學會了，在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

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你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閉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釜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牠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呢？所以，我們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什麼辦法能使半知識份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份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份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他用牠，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牠，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把聯共黨史這樣馬虎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他與半知識份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

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爲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又害了同志。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經驗很多的人，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爲滿足，那末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

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兩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兩者互相結合，才能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習理論，必須首先學習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以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院，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裡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以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爲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而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點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通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

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傭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份子」兩個糊塗觀念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踐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而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都是講「隔離」，因爲，他們並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是怎樣相互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把箭拿在手裡，撻來撻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

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經呢？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是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佛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它也沒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識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在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來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的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份同志，只見局部利益，看不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濤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濤，李立三這樣極端的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前提，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